

二酉尺牘十四



五嶽山人尺牘卷之十三

沔陽陳文燭玉叔著

謝申瑤泉相公啓

恭惟閣下忠猷天植亮節淵停威福還于一人
公論歸諸四海真休休有容之度儼師師相讓
之風苟有利於國家初不計其側陋深山窮谷
載觀上國之光大道小才舉得從王之事職遐
陬庶品樛櫟庸材雖相府無書似斷掃門之跡
而台衡有意猥蒙推轂之恩承乏名藩自慚薄

德敢不竭生平之綿力庶幾答知遇之洪休

謝許穎陽相公啓

恭惟閣下一代宗工三朝柱石盡忠誠以爲王
佐福享和平談仁義而作帝師治崇渾厚每有
家庭父子之戚直達九重遂令明良起喜之歌
再賡千古職遐陬下吏踈遠小臣久不近天子
之光焉可寄藩侯之命仗清風而吹於雲霄之
上藉光寵而布諸邦域之中拜命實慙感恩殊
愧旣親職事敬謝台垣日月照臨敢望龍門而
干進地天交泰更祈麟閣以加食

謝王荆石相公啓

恭惟閣下精意格天忠心貫日列四輔而直方
自樹立三朝而正色不回一言關進退飄然煙
雨五湖一出開太平卓爾勳華千載職昔逢大
雅曾炙鴻休聆音如玉振金聲珮德儼日臨月
照自慙踈遠繼莫扳援詎意高明猶憐紀錄猥
以名藩大地寄之委瑣庸才布德意于江湖之
遠竭精神于錢穀之司惟有爲天子而安民庶

可報宰衡之知己

謝楊夢山冢宰啓

伏以伊尹佐阿衡商家極盛周公居家宰王室
綦隆恭惟門下天佑聖明誕生賢哲心事青天
白日勲猷柱石鼎彝右五曹而統百官總四司
以安萬國灼灼見懸鑑以照天下之才惟一
惟和持衡而羅四海之士與人不求備舍短取
長甄錄不嫌多拔十得五職識非遠馭噐本斗
筭督學七蜀而士氣少培提刑八閩而奸宄未

攝陪藩猶或勉強專任何以克堪才雖弱而竭
力于錢穀之司歲頗荒而加意于撫摩之政庶
幾不負知遇之洪恩抑亦少酬平生之迂曠也

謝沈蛟門少宰啓

恭惟門下學究天人心存社稷爲明堂之柱石
作宗廟之鼎彝陶鎔士類貳太宰以周旋甄別
人羣代天子而進退持衡有毛玠髦俊咸得登
庸啓事訝山濤葑菲不遺下體職賦資謏劣授
噐凡庸臬事時陳尚未堪於守典藩垣專任將

何術以宣猷值此歲荒舉目有饑寒之感蒞茲
江右矢志效錢穀之司

謝吳悟齋少宰啓

恭惟門下天下奇才世間真傑十年去國廟堂
重骨鯁之風一日還朝寰海快鳳麟之羽周公
一避位疇云潔已忘君伊尹五就湯誰謂屈身
干進秉衡當軸羅俊彥以事一人屏佞驅邪統
官寮而定四海玉山高照孰無利見之思公道
大明咸致忠勤之願職才非踔絕何以表率十
三州質本疲駑何以比肩十二牧水災千里方
爲發粟之謀赤臆寸心肯效素餐之舉

報沈龍江大宗伯書

不佞叨附門下嘉會二十年矣往年補官入京
師正門下掌禮樂之司典祀應制日不暇及乃
門下垂青故人曲賜接引語語千鬲卽周公握
髮吐哺以延賢士之心而同袍兄弟之愛有出
於尊酒儀文之外至今藏諸赤臆雖寤寐未忘
耳尊公畫竹風節凜然有昔時文可與之遺不

佞曾賦俚言辱門下加賞不佞思欲門下勒石
傳之通邑大都令此君之節益彰高士之風益
遠不知門下以爲何如前讀門下建儲一疏足
以動上聽而定國本不佞私心高之昔石碣之
于衛莊公樊仲山之于齊宣王叔孫通之于漢
高帝賈誼之于漢文帝皆以片言取重而成王
周之令主近管蔡而讒入任周召而善聞則在
教諭之早左右之選此已事可鑒也門下忠于
主上在三代有道之長其間事機之會固非江
海孤臣所敢與聞然神器有主則人心自安人
心旣安則內變潛消而久安長治之策莫此爲
甚門下得無以不佞之言爲杞人之過計耶不
佞才識庸愚無所短長江藩之役冒非其任昨
聞中入賀二司歸道門下詢及不佞天上故人
不遺葑菲此意感之共齒髮之年矣餘惟門下
加食以膺大拜

報舒繼峰司寇曾見台司空蕭允嶠司馬
李近台魏敬吾中丞周念庭通政齊豫沙

少卿等書

不佞于去冬履貴省任矣覽山川之奇秀識宇宙之盈虛有如門下者忠猷雅致亮節高標真足師表頽俗羽翼清朝昔人所謂人傑地靈語不虛矣不佞欵啓寡聞冒非其任而况事機之會適當其難祿糧告急而帑藏已竭災民告賑而倉廩又虛無米之炊巧婦猶難而况拙者乎門下慮周社稷情深桑梓有長策焉夫道言良於拱璧明規耀於燭龍不佞當奉以周旋也

報王忠銘學士書

去年李惟寅以一卷寄不佞則門下雪坡草堂詩在焉正襟讀之閩海炎暑一時頓消不意引商刻羽之調再歌郢上屬而和者寡矣敢謝記室聖主當陽大拜在卽夔龍旦奭之業又舊游者所殷望也江海孤臣無可請質所願天上故人示我周行耳

報張洪陽學士書

燭漢上鄙人也往往于世之賢豪有執鞭之願

私心傾慕于明公久矣去冬承乏貴省因憶鹿洞鵝湖之道脉廬陵南豐之文派赫赫如前日事乃明公備九德之偉資漱六藝之芳潤若兼朱陸歐曾而時出之至忠蹇不屈博大有容而虛已好問以天下爲度寰中善類每以夔龍伊周之相業屬之門下此天之有意乎太平者也往年遇張星菴太僕于淮上時詢明公起居近會令弟光祿公又知明公道履清適優游于廣廈細氈之上爰立之命旦夕且下不知何日得

謁台光一遂生平快觀之私也不佞承乏貴省冒非其任民窮而歛愈急歲荒而無可賑者明公誼關同室切被髮纓冠之救者更何以推教之

報耿楚侗侍郎書

門下與先公爲金石交相與明道于江漢之間世諦中無兩也楚自周茂叔發太極之論而關洛諸君子起而倡焉追洙泗道脉門下孝友儀家忠譽立朝其所論著一洗近代耳目之陋而

還之天真上行前修下起後進濂溪以來一人而已往年九江舟中以先公復中語錄請門下一言冠之而門下許諾緣不肖奔走七蜀不遑請益會次公于成都曾道此意次公家學施于有政海內比公家兄弟于伯淳正叔之間真士林之公論也數年以來南風不競楚國無功門下如泰山喬嶽屹然清廟明堂之上中臺掌憲銓曹握管又旦夕事後不肖自蜀而閩則門下撫綏之仁平定之勲與扶桑武夷照耀閩海始

知大儒作用度越千古與世之畫脂鏤冰者異矣不肖久履江藩愧非其任而米鹽錢穀之司先輩以爲問學印證門下肯以教先公者教之乎必有明訓當書諸紳比于韋弦之佩焉

報張震峰侍郎郭仰吾崔右泉大理周志齋太僕等書

曲江宴後二十餘年同袍兄弟飄零如雨無論握手話心間者濶焉久不聞問雖稽生之踈懶洪喬之浮沉而江海雁魚阻絕于清廟明堂之

上誰爲假其毛羽哉言之悵然也

主上聖明重譯來朝而門下鷹揚其體鳳觀虎
視內則持衡外則授鉞真所謂蕭曹不足疇衛
霍不足侔也不佞江藩之役業已弛擔楮小難
于懷大綆短難以汲深旦夕兢兢莫知所措昔
人有言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尾乃
騰千里路然無損於騏驥使蒼蠅絕群也敢于
門下殷殷望之

報王麟泉京兆書

不佞寓武夷山畔二年餘矣厖厖一奉尺素于
記曹且辱足下手書惓切知得令公子矣螽斯
之慶未嘗不爲故人一愉快也足下忠貞天植
符彩淵涵遭逢聖明起田間而用之借重京兆
歲華再易內而持衡外而授鉞輸尊俎之勝筭
樹盤石之不基寰中善類殷殷屬之而况惠施
之好如吾兩人者耶不佞平生無錢穀兵甲之
能而徃徃抱文章典冊之癖江藩之冗數倍于
閩而疲駑者無以當之所望天上故人如足下

一引拔耳近見邸報大司馬起滇中嚴公此公清修非三代以下士亦足以崇恬退之節獎廉靜之風不知此公能出天有意于太平之業乎否也不佞嘗謂士有經術而後可以追古人之設施有節操而後可以服天下之人心所謂惟足下可以此言進耳

報裴澹泉太常書

榕城一接明公光範超然越俗如仙雲吐武夷峰上可霖雨蒼生恨職事填委不盡請益耳嗣

後明公出入周衛典清朝禮樂之司而江海孤臣無緣致尺素于記室勢使然也不佞承乏江省而三山光景寤寐不忘明公素厚梓里定以故人遇不佞也更如何以鞭策之

報李棠軒祭酒書

前讀門下進論語註疏書手之不釋者數日至引宋臣趙普所云佐定天下者半佐致太平者半是書為弘鉅今皇澤豐沛天下平定久矣仲尼賢于堯舜之業門下遭際聖明行且邁見之

三曹園友集 卷之三 十一
故人愉快莫此爲甚弟于去冬履江藩任矣文
奏盈前苦不可言門下傳示銅梁司馬云云此
真通家肉骨之感王敬美入賀後曾寓書于弟
云中朝貴人絕無推轂吾子者獨大司馬公相
念耳文章之士雅相契合如此而不知弟于文
章奪於公期馭於繩墨膏臆糾結固無竒矣卽
欲操觚染翰于葶食露寢之間而無忘門下素
所期許是比山愚公東海夸父多見其不知量
也今大司馬公已還銅梁而中朝知己如門下

者指不再屈更何如以引拔之

報李惟寅臨淮書

足下與肖甫俱以詞人出入周衛之中說者以
爲熙朝盛事今大司馬還山中而足下屹然長
城海內談藝之士比昔時盛否布衣之交曾有
幾人否足下爲之領袖所謂不意永嘉之中復
聞正始之音者也不佞奔走江湖頭鬚半白與
足下班荆道舊續秉燭投轄之驩尚有日耶回
首舊游飄零如雨獨仲脩高卧于山園敬美棲

遲于江左此兩君皆獲晤言之適于足下者也
南浦寒雲亦動上林美人之思乎

報曾植齋侍講書

三十年來同袍兄弟飄零如雨而門下高文典
冊優游于清廟明堂之上真足爲三楚重焉閩
中得門下手書驩次于面所以馳念于不佞者
甚厚無論音書濶絕卽不奉清光者又五六年
弟沉迷簿領頭鬚爲白卽載酒而遊漉巾而歌
如古人秉燭投轄故事尚可再見于長安邸舍
又何可言悉耶

報蕭漢冲編修書

漢口舟中一別忽數年矣往圭兒入國學曾具
一書令其從游足下未幾以病就楚試前書竟
未投記室御書樓之宴烟水在目足下大雅之
談在干南至今夢寐在晴川文山間也足下弘
才博學優游于廣廈細氈之上無論異時相業

補天柱地足爲三楚重卽文章一藝比之倚相
丘明屈原宋玉諸公足張楚矣古者天子動則
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而又設起居注足下
所司其職也三代以來所稱秘書蘭臺昭文崇
文諸館比于蓬萊仙室才俊之士代不乏人而
古今良史必曰馬班豈非金櫃石室之藏東西
白虎觀之講論猶有古意而子長孟堅世其官
遂冠絕千古耶劉子玄作史通咸有些議而于
史遷班椽不敢過爲之論明興三百年于茲矣

有能以二祖之所開創列聖之所守成名公鉅
卿之所樹立忠臣志士之所建白勒爲一書不
亦快事乎聞諸累朝實錄皆諸司供報一二人
筆削耳今專任于朝則無以廣天下之公議專
任于野則無以合廟堂之定論足下以是非定
之中秘以耳目寄之天下以筆削廣之同志然
後獻之聖明有謂子長孟堅復作而不能爲史
漢者非壯夫之通論也足下勉圖之然被毳而
道純錦羨藜而語大牢自知無能爲矣故樂爲

相知者告耳博足下噴飯

報王希泉吉士書

士人以讀書翰林爲至快此古東觀北門之遺也執事優游其間不佞聞之喜而不寐不啻身當之矣執事孝友洽聞恬淡寡欲不佞在嘉陵間知之頗習自當應清華之選矣無論異時論道經邦有相天下之具卽文章一藝小則應制大則草詔得以博古今之典章而成一家之偉論蜀中如新都南充父子趙文肅其次若楊實

卿余懋昭李元甫其著論皆表表足以彰岷峨巫峽之竒執事才美願努力前修庶不負相知者期許耳不佞老于江省頭鬚爲白嵇生不堪張敞無竒故人愛我更何如以教之

報趙心堂通政書

不佞欵啓寡聞曩通姓名于記室雖達來教亦爲他日御李之地耳乃明公惓惓接引似欲納于有道者之門所呈小草吟嚙語耳明公又不彼而進之且以陳生儀王生公選爲託不佞召

兩生而教之者月餘夫重經術而士知學問獎
恬退而士有節槩卽明公所以厚兩生者而推
之天下持衡柄銓中原善類之幸不佞私心高
之兩生之感深矣不佞轉官江省便中謹此報
命兼致起居之敬見明公何日耶臨紙依依

報王鳳山太僕書

閩中得明公報書驩次于面明公出入周衛有
年矣有如塞垣多故借封疆石畫之臣則明公
長鈇錚錚鳴鞘中安能久坐
耶往于鳳陽郵

亭中見明公大作詞翰兩絕有公家右丞右軍
之風司馭多暇定有高言妙句以舒遐况淮海
故人竊願有請焉

報楊中魯都諫書

不佞往年承乏漕儲有事舟徒時明公綰綬曾
挹清光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後造
舟瓜渚年餘沃聞明公製錦之詳迥出物表昔
中冷之水晶泉者以爲第一而金焦之山比于
蓬萊洞天明公清風惠政似之矣嗣官貴省明

公正掌諫垣幾欲申候左右兼道十餘年仰止之思而職事填委未遑請益且有江藩之轉抱此衷臆無緣宣布每一念及未嘗不發汗沾衣也明公忠猷竒抱海涵地負發之建白關國是而動宸極彰明主從諫之美漢之董仲舒唐之陸敬輿宋之田表聖諸賢不是過也不佞江藩之役冒非其任且值歲荒之後力不能支明公以天下爲度幸以緒餘一推示焉不佞當奉以爲指南矣

報常心吾給事書

不佞家沔水之陽接壤晴川望明公精舍盈盈一水耳而明公才華德器衣被桑梓江渚漢陰間孰不仰休光而誦盛德哉不佞有懷久矣數年以來南風不競楚國無功而明公屹然在青瑣黃扉之上每讀明公奏疏咸關國是之大且詞意剴切文筆簡古動主上之聽而彰從諫之美豈昔人所謂諫主于理勝而至誠將之者乎此洞庭衡太之光足張楚矣不佞江藩之役冒

非其任所望明公垂青故鄉諸凡可以鞭策者
不吝推示不佞當佩如韋弦也

報彭秀南給事書

執事出入禁闥在青瑣黃扉之上矣每念執事
之在晉江真猶溫陵道中大旱溽暑而清風其
雨一快人心今執事素所蘊畜者發爲廟謨仁
人之言其利普矣不佞智力淺短執事素所習
也而貴省尤大邦諸凡未悉執事加意梓里垂
青故人當有以鞭策之

報郭同竹給事書

不佞往年浮淮借重執事綰綬姚源戴星之勞
倍于孔道製錦之才試于水鄉不佞心竊高之
嗣後再過淮浦而父老口碑屹然大河之上所
謂神明之宰語不虛矣聖明簡在振鷺遷鶯而
執事出入禁闥昔人有言大丈夫當敢言之地
須明目張膽以報 天子寰中善類殷然屬
之執事况知愛如不佞乎江海孤跡欣慰無厭
一別清光動經十載奉大雅之談在何日耶霄

漢故人或亦有匡山雲樹之思也

報楊濟寰給事書

閩中曾一寓書起居乃辱執事手教語語千言且云通告之當事者欲舉異才屬之夫有龍泉之利乃可議于斷割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不佞少有志於中原思効鉛刀一割之用浮淮者再入蜀者再十餘年間了無注足而年五十矣素心未改玄髮漸更每于中夜按劍悲鳴愧無建立積薪之嘆徃徃有之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執事得無阿私所好耶然亦卿家子雲所稱老不曉事者也執事令問風猷表著清朝且高堂雙壽福祉無疆乘駟馬車過臨邛里在何日耶容為拙作以終前諾也

報李榕崖給事書

徃不佞補官川北在錦屏山下與明公獲晤言之適是時明公英聲遍七蜀不佞心竊重之謂明公當備清明耳目之司頃者借明公青瑣慰鄙人素心矣昔人有言堂上遠於百里有事十

二百里八牌
卷之三
日而君不聞者堂下遠於千里有事一月而君
不聞者門庭遠於萬里有事期年而君不聞者
故良醫之治病以刀刺骨直臣之諫君以忠拂
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
在心而久福在國明公有懷忠直而遭逢主上
開道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天下事卽萬里外不
下堂而知之矣江梅孤臣佇聽明公廟議一快
杞人憂天之慮哉恃相知之深乃敢緩頰耳

報蔡拱明吏部書

明公握銓管以品藻天下之才海內士林望其
風猷者比于泰山北斗此真八閩靈秀之鍾不
獨青原紫帽之竒而已不佞官貴省餘二年矣
幾欲奉尺一之書道其忠悃而公期鞅掌不遑
私布左右亦以江湖雁魚無上林羽翮也不知
明公肯原亮否乎江藩之轉冒非其任明公衡
鏡素平不遺葑菲倘憐而教之不佞當奉以爲
指南也

報葉朴齋吏部書

二酉園尺牘 卷之三
天曹握管以品藻天下之士而足下顛顛印印如珪如璋出入風議采葑采菲此寰中善類之幸不但故人私慶已也江藩之役冒非其任且公冗十倍于閩而疲弱者愧無以承之乃知鼠腹易充鳧脛難續卽知已如足下又何如以策之

報黎岱輿吏部書

風塵荏苒音書濶絕不佞何常一日志明公哉江海雁魚無緣達于上林勢固爾爾尊公大集

一出足行北池申陽之派增濟南弇州之重禪于雅道想拙序已梓之足託爲不朽也幸記室寄惠一部不佞承乏江藩疲不能支每讀嵇康報山吏部書語語千鬲益見古人交道之重明公才品卓絕何啻巨源而不佞不堪之狀有過于中散者明公肯一憐而教之否乎

報謝養和吏部書

往年王敬所先生撫淮時道明公雅望屹然爲大江之冠已而道履過淮得挹明公光範今十

二酉閣外牘 卷之三十一
餘年矣識荆之願稍慰積想恨在牛馬走中不
盡請益耳嗣明公借重銓曹海內想望其風裁
如泰山北斗不啻韓退之在吏部而清通簡要
昔人所謂天下無滯才者殷殷屬之門下馬不
佞承乏貴省馳擔已久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
短者不可以汲深所幸明公在上推愛梓里或
令窘步者得馳驅于四會五達之莊也

報張見菴侍御書

明公循良之政在方城漢水間而去後口碑與
羊叔子之拳石並峙千秋矣比諗明公榮拜柱
下寰中善類日望攬轡以慰蒼生不知三楚能
借重否耶不佞叨轉貴省愧非其任明公當有
以教之壁見叨出函丈幸明公便中大加鞭策
令其不愧于師門可耳

報江鳳宇廷評書

足下啓刑書明單辭廣 主上好生之德追前
修淑問之仁無論旦夕顯擢異日高門陰德遠
矣都門一別去而七蜀去而八閩今大江之西

矣奔走畏路了無住足愛我如足下久不聞問
稽生之懶天性爾爾西春亭有舊作呈上乞大
筆數語跋之借足下之重有足多者

報鄔東泉中丞書

明公治郢上今三十年矣漢陰堤柳比于昔時
棠陰馬嗣明公撫浙先君子欣慰謂武林一路
被澤如江漢明公歸田寒暑幾十易修齡遐福
比于洛下香山不知耆英之會能有如昔九老
否揮翰遣使馳詢後進明公通家之愛渥矣使

旋附布區區

報陳梅原大叅書

不佞客閩中二載矣既無尺寸之補未申毫毛
之敬乃辱足下赫鯉蒼雁時傳尺素清風朗月
共寄相思此誼可于今人中求耶使輶入京當
留清廟明堂之上淮浦難久借也舊游者有深
願焉便中謹此代候足下

報范含虛大叅書

往明公山東時曾一布候謂明公召還有期乃

借明公旬宣吾楚豈黃鵠赤壁之間賴大雅題
詠如太白子瞻俱詞林盛事耶使輶浮淮計過
家園一道耿切華翰遠頒驩次于面且知前書
浮沉齊魯矣

又

前承門下手教辱令噐伯仲垂顧麟角鳳毛翩
翩乎南國之佳公子也計門下使旌在京口三
山間又不佞識荆之初地也門下倘亦有懷人
之思乎內召在即晝繡梓里不佞當掃滕王江

閣候之

報徐魯源大叅書

違教以來馳仰殊切方有匡山雲樹之懷而簡
命遠臨借重使旌得握手一堂之上昔人所謂
覩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者也何快如
之專吏奉迎幸門下早駕台輿以慰士民之望

報蔡青門學憲書

前得明公手書知由新吳過江州而弭節晴川
矣滕王閣上酒尊竟虛故人心賞當彼此恨之

楚之山川自昔爲詞人衣被如孟杜生于其鄉者也如崔李過于其地者也是一時題詠爲千載風流明公領袖士林而符采彪炳幸于四公遺蹟一表揚之蓋襄陽二賢祠久廢而黃鶴樓上亦無有刻崔顥太白詩者所謂惟明公可以此言進耳

報江鄉友人書

不佞去冬履江右水災大半由已溺之多懼心耳所幸滕王閣咫尺生平所願眺紫薇樓又里中傳司徒所建先輩有典刑焉鄉園一水家音易達故人書郵寧復有關河修阻之嘆乎

謝賈春容中丞啓

伏以兩省兵符知外甸竒勲之樹八閩節鎮借中臺獨坐之權恭惟臺下籍通洛水學富洛陽居禁闥而陳治安者萬言賜左驂而妙折衝者千里武夷祭戟清風宣暢於溫陵平遠檐帷其雨滂沱於炎海當台衡復命之日疏及賢才適下吏轉官之候不遺葑菲昔人國士之遇何以

加馬丈夫知己之恩難乎報矣敬願一介遠獻
微忱

報閩中諸僚書

不佞奉違台教弛擔洪都數月矣南接衡廬旣
有故鄉之思西引甌越尤多美人之懷焉况花
香扶踈于春晝燈火輝煌于元夕三山光景寤
寐遘之昔人有言明明如月何時可掇語正不
虛耳謹專一力代候起居餘惟加食以膺天眷

報劉茶溪總戎書

賈中丞公已弭節大將軍抵掌談大計不啻魚
水海不揚波矣春日正和台候萬福緩帶輕裘
倘有故人之思乎

報解見槐叅將書

閩海殊方得江鄉故人共事自是天幸將軍病
臂痛愈否斬蛇有效否努力加食建牙設壇大
拜有日勿安偏禪可也

報朱平湖都閩書

丹青閣本建陽勝地而將軍清嘯噲然有聲如

數部鼓吹林谷傳響夜深尊酒令人忘去住別
來婆娑班行名山舊游戀戀可知也

報盧肖岩黎仰峰白我澄都閩書

閩中上元家珠戶紗燈火甲天下矣幕府尤奇
明公又愛客卽百枝火樹千炬燭圍不是過也
遣使奉候正當茲夕舉觴西望未嘗不在平臺
烏石之上也

報楊止菴太僕書

環滁皆山也醉翁亭記之後歎公德業文章與
山川爭雄門下品流所稱蔚然而深秀者異代
永叔乎山水之樂今日坐堂皇俗務旁午者有
深羨焉謹此勸駕兼謝來教

報郭青螺學憲書

林井舟先生寄明公草堂四詠調高詞古與邦
陽雙壁矣至比不佞之構于光德里之便齋集
賢里之別墅則汗愧耳今乞明公賦天尺樓詩
蜀有薛濤箋可配華翰幸草數紙惠之

報王龍淮進士書

別足下長遠矣每于試南宮之日卽以沂公故
事屬之足下知足下志不在溫飽也乃復數竒
豈少鬱輪袍之曲耶異時奪錦標俾郡守有知
人之明乎則厚幸矣曹少府過淮卒卒詢起居
慳惚迫束之狀難爲故人道也

報陳六亭憲使書

大司馬公出邳鄆道上李廣不侯誰爲公孫典
屬國泣而言于上耶髯仙卧雲樓堅不起矣異
時大作與銅梁並傳其淵雲之匹乎塵世浮蹤
子瞻等之春夢有味乎其言之也不肖登巴嶽
醉錦屏訪兩公于水雲之間尚有日乎臨楮西
望無任依依

報李及泉憲長書

往年明公攬轡江鄉磊落風節與洞庭衡太爭
其雄深楚人日望旌旂今廉訪使矣明公高才
雄略萬邦爲憲楚人何得私之獨滂渚黃童漢
陰白叟一見清光慰去思而望來蘇此其愉快
百倍尋常不佞忝竊名邦欣逢書綉遣一介起

居幸早命台輿以慰三楚之望

報戴愚齋祭酒書

五嶽圖携之懷袖一當卧游足下惠我渥矣舒
司理處詢足下近况醉墨淋漓意在蓬壺瀛島
之上世事浮華將等之蟻螻醯雞矣四景圖足
下幸乘興一揮

報王百穀文學書

十年之前足下曾以蔣將軍寓書不佞今因將
軍詢足下起居尺牘一部奉上裁教足下惠數

語冠之乎與敬美雙壁競爽矣

報帥楚澤方伯書

閩中借使旌豈獨山川之光哉庸劣如弟賴有
道者以掩其瑕奉迎使者曾一布候謂輜軒晝
綉在仲宣樓頭又謂畫船江行過滕王閣上比
諗榮任春初矣瞻對孔殷把握更遠淮海數年
之別何日快之仙暑孤松西園荔子是昔人所
謂屋梁顏色江天雲樹者乎丈之念我當深矣

報劉少泉憲副書

明公循良之化深于江漢卽辱江陵相公相知亦落落出守耳往年以承天論罷不佞不省所謂以爲無天道矣讀明公告天之文令人不寒而栗中云出于司理之讒口夫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鬪茸之所惡也屈乎有言變白爲黑倒上爲下鳳凰在笄雞鶩翔舞卽詹尹之卜漁父之對所以難信而問諸天也明公真有三閭大夫之慨乎郢中父老至今思之貴鄉諸公近日起田間者不少必有白其寃而伸謝不宣

報鄒肖岩叅政書

豫章才美甲于中原而明公典教真昔人所詠如璋如圭有德有造者也不佞恨來之晚而風被殊深願見之私寧在譽髦斯士之後耶聞輶車過郭門矣不得把臂一晤飛鳥號群鹿鳴求友鄙懷似之矣謹專一力代候傾蓋何時惟有

神注

報朱明虹方伯書

敬羨道行二公在閩不佞口明公不休乃曹督學至則言明公念不佞更甚兩人相慕悅何厚也便中奉候令公子并以近作請教不知何日至夜郎夜夢且迢迢西矣

報詹中岳孔目書

往年于李蘭亭比部宅上見足下大筆張長史懷素師與足下鼎足千古矣足下文章教澤炳

然大江之西獨萍水之逢不獲瞻大雅顏色耳偶習豫南太史過留都附此布區區兼求大書足下不吝操染乎墨妙筆精永為江漢之寶矣

報吳平山太守書

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頃者借重執事剖符江州往往以經術飾吏事昔朱射陂王岩潭俱以才士出守是邦稱為文章太守今執事三矣不佞雖未獲把臂論心而裨益最多忽聞太夫人之戚令人紫息幸執事顯揚以為孝彼九原者不

死矣外具不腆少申奠私行矣加飡

報鄒南臯吏部書

不佞十年之前讀明公大疏植人紀而扶綱常以爲國家養士之功多一峰羅先生其人比至洪都見大江山川之勝宜有雙壁照耀千古後明公在諫垣則納約益廣入銓曹則品藻尤公寰中善類欣然以爲孔緯不受私謁席豫能拔寒遠惟明公足以當之旦夕望其辨論官材澄汰流品以裨太平之業而况叨吏桑梓素切欽仰如不佞者乎謹專一力代候起居中原多故願明公早出以濟時艱

報畢復吾少叅書

明公書貺至而不佞不敢當也使者以寶劍進豈明公以自衛者投同心耶霜鏑電騰上干牛斗之墟矣何日過彭澤訪明公精舍問柴桑故里異代有兩高耶

報王又池中丞書

赤水秋鴻春深始到鄱陽湖上東宮將立金鷄

下夜郎幸兄加滄俟焉龍泉馬丞不知爲令姊
丈此後以通家遇之

報周公瑕書

敬美道行不佞三人在閩時時口公瑕不休公
瑕老當益壯獨聞抱子夏之戚商也隘幸少寬
之勿爲造化小兒所苦不佞五十之年忽又過
二每思姑蘇山水人文之勝延頸舉踵不知何
時一快耳蔣將軍不佞故人也附詢起居并求
大筆將軍爲我索之多多益善

報莫子良方伯書

前託馮咸甫乞門下大書馮君云門下抱恙倦
操染矣近會李膺憲使詢道履萬福託宋卿懇
之門下或不辭腕之脫也奉懷俚言呈上引玉
報杳毅齋少叅書

往足下司理德安先君子獲晤言之適曾寓書
長安謂足下有道氣恨岐路相左無緣一道耿
切而手教及之讀之增感痛焉足下其恬退又
矣夫仕止久速孔門時而出之任天下之重待

天下之清者不足以語此今天下且多故幸足
下早出一濟時艱至送王別駕之文所云仕以
任事學以致道世之仕者認事以爲學不免至
于離根惟虛以待之順以應之是素位而行無
入而不自得卽時之謂也不佞奉以周旋矣山
中日永論述必多當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幸明公早教之至于鉛刀之鈍
鹽車之蹇役役于簿書期會間祇自苦耳無可
陳于有道者也

報鄧定宇編修書

明公文章道德表著宇內不佞欽仰久矣承乏
洪都自幸見明公有日而明公閉門却掃滌除
玄覽清節高標與西山左蠡爭其雄深者不佞
沾漑焉近見吳侍御疏謂

主上嘗心大儒以備講筵而啓心沃心保王躬
而式百辟明公足以當之衮職有闕惟仲山甫
補之豈非天下公論乎幸明公早還禁院以答
群望異時持衡秉鈞助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

高厚皆靜養中得之也故得十利劍不若得歐
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明公可一
日而山中哉咫尺精廬不獲請正謹遣一力代
起居之敬

報劉襟河北部書

公家水部公與先君子結同榜驩學使公與不
佞結同心驩乃明公與兒曹繼之古稱孔李通
家奕世爲好者也明公手書雲墜如見台光青
紫之業公子竹林起而又繼之昔時王謝高門

不啻過之世科一扁懸之祠內聊見區區云耳

報匡南王孫書

往先君子存日每得君侯手書及所誅篇翰以
爲東平弘雅西園藻麗雨驚千古恨不握手話
心而不佞因緣得通詢于長者之門每誦聲名
自爾馳淮海詞賦何人擅栢梁之句未嘗不神
馳于匡山章水之上也今幸就正有地而不獲
一叩門墻敘其素心雖俗吏多冗亦坐近禁方
嚴少當圖遂所私也謹以先公集一部奉上裁

教惟君侯垂察焉

報斗西王孫書

君侯與德甫余先生並以才名馳聲藝苑區區
父子託交有年先公每誦君侯大作輒擊節焉
如所稱莫道三年無信使總因難和郢人篇之
句尤口之津津者也余先生與先公謝世而君
侯道履萬福杜陵詩律細于晚節不佞坐時禁
方嚴未得請正于大雅之門也謹此代面并以
先公集奉上幸君侯裁之

報瀑泉王孫書

本寧李子不佞石交也往聞與君侯爲東南遊
昔向禽兩人約游名山君侯與李子不啻過之
不佞私心慕焉先公辱君侯神交所題夏汭六
景懸之草堂所繪騎驢一圖懸之容膝軒中照
車聯城不獨陳氏之寶也頃不佞入豫章方苦
時禁不獲面謁君侯佳篇儼然辱之不佞才謝
仲舉遠甚君侯詞翰風流自命卽取南州高士
而等之古人孰有過于君侯哉昨于楊祠部卷

上見君侯所隸江漢風流四字與南海黎惟敬
同工所刻五岳真形圖佳甚異時游囊增一奇
矣不佞私心感焉謹此鳴謝不恭

報貞湖王孫書

往先君子以鉛槧之役託交王門而彭穉修過
淮辱君侯手書十餘年來珍之懷袖近過洪都
坐時禁方嚴不獲走謁而穉修已下世每讀其
聽雨齋詩未嘗不唏吁懷人也君侯不彼投我
新詩薇省群花冰壺片月故人離居之感尚以
未握把為恨耳使還附布區區

報默庵王孫書

往不佞自淮歸沔先君子出諸王手書讀之謂
大江以西諸王專治經術好士如渴有漢時子
建子政之風至如門下藻翰翩翩恨締交之晚
也不佞向阻關河未獲通詢近苦公期不遑請
謁乃私心則切怛耳謹以先公集奉上裁教

報南障王孫書

往羅山人敬叔過淮上辱門下遠翰翩翩真聲

二酉園尺牘 卷之三
氣之同無間求應者也承賜扇頭詩讀之益知
門下忘已好士如恐不及所稱褰帷問俗容或
有之至主盟藝苑則汗媿欲絕耳

報味蔗王孫書

章江一劄投諸淮口蓋十年懷袖而字不磨滅
也公家伯仲珠玉競爽新詩所稱雙龍夜有光
其自狀者乎悠悠寸心把握未能寧獨關河阻
之令人增悵結耳謹此布悃諸容面教

報松門王孫書

白雪高篇梅花逸韻君侯于便面兩惠之日夕
把握如面清光不佞幸交于諸公皆在十年之
前真清廟之朱絃大國之白壁也何意復見君
侯哉謹此布悃專謝來教

報劉明自司理書

昔人有言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
民情也喜執事明清于卑辭而哀矜勿喜之心
寓焉不佞心折時與左使公道之龍君善毋言
執事才美惟良折獄語不虛矣別來承翰教感

相念甚殷厚愛景光以膺內召

報胡警亭太守書

明公新詩翩翩墜雲漢矣公家中丞公之業赫赫大江之西今天下溺矣淮海為甚不佞不學無術明公望我手援天下乎

報倪子敏胡與大張德甫文學書

不佞每登滕王閣見江濤滾滾自尋陽達淮也懷人命舟之興寧獨雪夜有耶遠使佳貺一一拜嘉故人誼高似江淮之入海也餘惟努力問

學是祝

報陸敬齋憲副書

五嶺之間山川奇甚明公褰帷題詠收之錦囊比橐中裝可矣昔公家太中使南越奏新語調和將相庶幾哉漢家勲大都山川之助也明公壯哉游乎柰何嘆積薪也同心久違良晤未卜若得榮轉一堂之上則梅花清夢不度羅浮矣使還占謝不次

報鄒穎泉方伯書

先公有復中書院蓋講學之所也今壁圭兩兒
重脩之先公與門下莫逆又文莊先生門下士
師友淵源惟門下足以發之且令江漢之間聞
者莫不興起不獨陳氏之寶也幸門下欣然命
筆下走馳佇

報李振庭刺史書

令祖在國朝蓋文章家之開創者也海內如王
元美汪伯玉皆深信之獨武進薛仲常歸安茅
順甫推尊晉江之王昆陵之唐而于令祖稍有

貶詞不佞曾移書讓之久欲一發鄙見而無由
今以序文答執事尊命卽空同先生亦當謂不
佞爲知己獨文辭鄙俚不及王子衡黃勉之是
狐裘羔袖者也梓完幸惠數部三博士有厚貺
乞文執事幸謝之

報游靜字京兆書

西山綠樹南浦白雲咫尺高賢之廬而雪浪滾
滾下豐曲山陰命舟之興幾爲俗吏盡矣前會
朱叅伯近會萬司馬張太僕皆河上舊游語及

足下才周應變如阪上走丸耳比歲不登民艱
于食流庸半中原廟堂借才必有推轂足下者
告舍人趣治行可也弟挈瓶屢空而當大藩日
苦不支人亦有言瓶之罄矣惟壘之耻願足下
規我焉武夷一劄向在天末曾到記室否

報胡張陳三博士書

空同李先生文不佞少而誦法今五十無聞矣
序文如命奉上清廟明堂以席爲門殊爲可愧
獨平生御李之私爲之一快公等爲我謝刺史

公取意焉可也

報袁雲江比部書

承示審錄佳稿深文巧詆者一洗而新之南冠
而繫者咸曰奚爲後我明公輜軒無傳刻矣平
反多勞加食自玉

報吳曰南文學書

雪坡二詩草堂生色但主人抗塵容而走俗狀
不及足下芰荷初衣逍遙八寶湖上耳李憲使
飲滕王閣上酒間話足下者半孤帆下楊州夜

且開矣。邁燈布。惘有便。幸足下惠言。

報黃劔西太守書

羅浮三十二峰。比于蓬萊。而蘇長公風詠赫赫。郡齊明公洞天褰帷。冰壺坐嘯。翩翩乎海上之僊也。舍親郭子之藩令永安。有大賢在上。而病不能奔走。是命也。幸明公賜歸。令其生還鄉井。真通家骨肉之感也。

報劉朴先戶部書

南中山水佳麗。而足下留情。文翰昨讀。漢陰倡和詩。可徵一二矣。序中以白雪歸之。寒家令人愧。浮于感所云。建安中不可少。公幹似矣。似矣。公子少敏。近日讀何書。當州之後。勃焉以興。是天之所以報庶吏也。不佞踈庸。足下所素知。今倦游矣。夏汭白鷗。玉沙綠樹。時時夢中。邁之天下。且多故。足下勉効。動名一濟。時艱耳。

報王敬美太常書

三山使還。得足下報書。令人感痛。不能讀。比至洪都。計文輿已入金陵矣。每登滕王江閣。見月

華如洗寒濤如雪宛對足下清光獨少雄作豈
遜公家子安耶得足下片言可並懸千秋矣出
撫各州召還近地皆足下旦夕事而定宇復宇
兩公同遷舊京足下文酒之驪極矣昨得邸報
見 主上加意功臣復尊公祭塋彰往訓來足
下之孝思不匱通家後進愉快極矣江藩之冗
數倍于閩幸兩臺安靜俾疲駑如弟者稍稍得
免于罪戾回首閩省尚在荆棘中耳博門下咲

報郭培岡大尹書

海上得賢郎明珠之寶也遠辱翰教果以尊恙
解組耶移書諸公代乞骸甚切畏路風波不減
浮海茂野親家懸輿頗適不佞之車生耳矣幸
掃湖庄以待不佞烟水間作三人遊可也

報劉念南少叅書

三山把握意氣深相結比于豐城雙劍矣乃明
公借重郢上而不佞承乏洪都吳楚分治各于
父母之邦斯天作之合乎但瀟湘小國不足當
貴省十之七而明公才略數倍不佞夜織者借

光歲檢者告糴古人託好于鄰也况明公又厚于其鄉乎願明公有以鞭策之

報王謙山大尹書

守令親民童而聞之但席千里者稍廣席百里者尤親不佞守淮彼時少年氣盛無所建立况歷世頗久卓魯事柄正在其手况建吾太守不佞同年中有雅志者得况魚水矣寓書道之不勝悽悽之懷

報古建吾太守書

山莊夜話吾兄弟兩人比于連床酒深星河亂落蒼翠至今在衣帶間也有獲名軒尚憶報書云忠則獲君孝則獲親勤慎則獲上積累則獲天以此訓後公門當益高矣暇當草有獲軒記為通家話柄如何如何舍親王子令黥縣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况朝夕躬行有所砥礪者乎幸少垂青焉

報羅文洲郎中書

不佞先後浮淮別來十餘年矣明公借重淮海

者再漕司明允水部擘畫韓山蒼赤多所覆露
殊爲并州慰之貴省去年苦水今春苦旱不佞
力不能支明公才高識練素所景慕情關桑梓
不啻并州也願明公有以教之

報陳梅原大叅書

陶揮使寓書起居陶子不佞門下士荷青目足
矣乃從者自淮泛大江而過左蠡也何厚哉太
平嘉宴在雲龍山下有白雲渺渺同孤鶴而入
清夢者安知非不佞耶

報詹筠吾別駕書

淮安斗米聞貴至錢百文此昔時所未有者民
何堪焉且逋賦日催聞明公調停撫字敢爲并
州父老慶焉不佞談虎不覺色變矣

報張謙齋少府書

遠聞淮安米貴瓜州四通或不至如淮也明公
善政凜凜漸入蔗境卽歉歲之梁肉也不佞荒
祠點金山多矣明公曲體人心而新之涼德何
堪乃高誼則卑岷峨而淺巫峽矣敢丸頓以謝

報曹近陽大叅書

承惠新茶紫英綠華真名品也浣花溪舊雨滕
王閣清風何時與故人烹此話心耶

報曾三甫司空書

往馬生遊閩草草附一櫬想入記曹矣前聞台
駕過沔上夏汭玉沙之間主人不在卽花鳥未
得品題也前會弋陽呂尹詢起居萬福彭澤故
里公家封樹在焉有可委者當竭綿力太公處
不及另啓幸道懷私萬萬

報陳養吾刺史書

不佞有名山之僻卽約同游舍足下誰耶前商
爲五宗志足下談之津津有味今以舊志及所
抄本幸足下裁之作一五嶽志草如古經史中
凡有關係者請備書之至昭代告文遵制大書
各家記游不佞任補之足下詳于古而略于今
可也傳之異代吾兩人又何讓向長禽慶之游
乎外具不腆少爲筆劄之資三月而書成容專
人取稿不宣

報朱訥齋水部書

不佞于東岱中岳十年前登之尚未草記滕王閣佳甚不能出一語坐俗吏困我耳明公雄文高調讀之令人起舞少當有以答山靈者因檢舊作請教愧無以報瓊也

報李本寧太史書

老伯母事太公宦遊甚適而篤生才子如兄可謂聖善矣且兄往年爲名山大川之游而今得永訣一堂孝思不匱幸勿致滅性之譏可也不

腆將忱乞轉之几筵

報帥楚澤方伯書

近來海內目色楚人不獨江陵人乃門下與不佞如道傍苦李或以平日自樹致之也兩人宦遊各于舊治之邦又相近也孰非前緣耶幸謝故人努力勲名以光桑梓弟心已在青草黃蓬間無能爲也

報鄒穎泉方伯書

承惠雄文與文莊先生復古復初復真之說後

三百國尺牘 卷之三
先發明蓋人心之初本自有真是中也古人存
之今人去而復焉者也異時復中與清原並峙
如白鹿嶽麓之在匡山衡山間孰非公家父子
之教乎至比廷授世轍如胡蔡兩家則不敏有
愧色耳佳詩清宛山居甚適又足洗俗吏之塵
矣

報陳幼溪少司馬書

感遇佳章讀之令人涕下異時得卜居武夷從
門下游乎尤竒邁耳幸門下掃雲窩遲之

報徐凌陽方伯書

癸未之春幸于都門瞻奉門下台光且同出蒲
州張師相之門文酒之會在風塵中尤爲竒邁
遂令浣花溪上數年之好若濯錦江而新焉故
人高誼上薄雲漢矣頃者中原多故而東省西
江水旱各愆其候乃門下安緝有策東海晏知
保釐寵命旦夕昇之奉鞭弭以周旋非不佞之
素心乎解馬價人便謹此代致起居之敬壻土
因災征科無計遂不能完其原額門下見中丞

公幸一言之

報王懷惺憲長書

黃鵠磯頭恩波重沐雲龍山下把握尤殷走之于明公可謂遇矣頃者輜軒秉憲齊魯海濱之早未及狼顧東昌之釁不至蜂起賴有明公之重耳美哉泱泱乎大風哉有如時雨化之者頓還舊觀矣

報袁德門太守書

往不佞與令兄吳門在同榜中莫逆談藝論心

一日千古後令兄仙逝曾託舊遊收其遺文而明公先之莊誦大序擊節賞焉曩謂永之先生有令子今見魯望兄有難弟矣三吳故多文章家孰有過于公門者乎東海大觀仰借高賢龔黃之名曷奕千古先高祖天順間守此邦最久清白家聲尚在江漢間倘可表揚幸明公留神圖之

報陳元忠學士書

尊公仙逝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海內

士林惜之矣易名之典聖明注意江湖遠吏未
得周知忠而肅耶清而懿耶幸明公示之鄙意
詳告文中聊見一念之私完名完福世諦中無
兩也明公爲社稷節哀鷄骨支床之孝非達人
所宜有也蜀天萬里西望神馳

報楊宜庵給事書

往寓書都門時執事典文滇中矣嗣聞太夫人
之戚執事純孝何以爲情顧明主在北闕尊公
在堂執事所以答君父之恩而報太夫人者恃
此身在也勉從禮制努力節哀庶慰故人遐想
耳

報耿三臺太守書

浣花溪一別歲序屢更矣乃足下治行爲天下
第一異時成都講堂與文翁並列故人欣慰莫
此爲甚近得司寇公惓惓于不佞乃知公家兄
弟道義相愛汲引同志如此其急也久不奉起
居有萬里橋西之夢乘蔣將軍之便附布區區
報張伯起孝廉書

二酉園天牘 卷之三 吳
往閩中曾附一檄于令弟候起居而報音寂寂也豈前書浮沉耶或佳章思就而無便可寄耶顧學使蔣將軍每會輒及足下咸謂足下有隱操如古人昔王景玄棲遲環堵苔草沒堦顧長孺每旦出戶山鳥集食其掌皆忘機之甚者足下似之乎近讀處實堂續集一冊令人擊節文辭之美無論矣至云托名詩章乞書請謁者紛紛字內陽則爲名陰則爲利不但處士橫議已爾不佞亦心厭之足下抱維世衛道之心故言

中時病耳將軍行附此布悃

報張幼于文學書

閩中屢承足下手書感注念頗殷不佞未面足下而神交幾二十年章江楊柳翩翩可愛或似張緒少年耶蔣將軍行便附此布悃太玄經有集註幸寄惠一部

報王百穀文學書

足下之才美而艷足下之書華而奇今借雄筆弁我尺牘獎擬過實躋之古人增其忤愧語曰

不逢師涓勿與審音不遇季札勿與觀樂足下
盖不佞之涓札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足下著
作甚富請以一種命不佞一言恐無能為瓊瑤
之報耳向在閩中王懋復林天迪每會輒道足
下今蔣將軍去而無可語足下者為之柰何

報孔陽王孫書

諸王好文甲于中原而君侯各作翩翩又在諸
王之上嚴滄浪明七子集不佞思選梓而未能
當各草一序像教舍依隱亭當各賦一詩容少

暇圖之以答尊教

報莫公遠山人書

往周興叔通政惓惓道足下高雅而足下未見
不佞時于皇甫子循司勳處共有見懷高篇所
謂陳蕃殊不忝玄宴乃先聲及相晤淮安把臂
入林所謂言從滄海過却跨紫騮來嗣不佞入
覲足下遠送于韓山大河之間所謂淮陰不數
漂母賢淮安太守不愛錢韓侯千金何所取一
飯與人值幾許太守臨民清且慈雙旌五馬來

何遲大江千里能相送回首寒空暮雲凍皆佳
句也而不佞時時誦之何常一日忘足下哉每
于桐岡兄詢足下起居忽聞足下至此當倒屣
而迎話數年離索之懷兼詢足下別來所遊名
山幾何大川幾何著作幾何故交存否幾何以
爲一快緣江右近楚里中一二親知過此俱未
敢見而于布衣文翰之交自蜀中以來亦漸稀
少不佞平生有文史之癖有山水之癖有賓客
之癖夫誦說防于案牘登臨碍于公期賓客難

于酬答往守淮時少年氣盛尚可饒爲之今五
十之年又過其二髮日短而鬚日白去年作荔
枝考謂司馬相如賦上林而未及而不知荅選
離支卽此果耳縱癖于誦說無益也一日友人
作同登鼓山記中云陳子登降稍有倦意而濟
勝之具大不如前蓋紀實也縱癖于登臨無益
也新安吳孝甫過閩中見訪不佞以病謝渠云
如千里何不佞請以武夷君當之渠游武夷後
報書云幔亭峰之白雲玉女峰之明月其吾子

之顏色乎山人飽所欲而去矣其言則是而不
佞之心有歉然不自安者縱癖于賓客無以應
也夫癖由性生違性而行必不能堪任性而仕
必不能久會當有解組去耳二酉之藏三墳之
秘當盡發而讀之西湖必遊天台雁蕩必游求
爲吾之禽慶而畢向長之願同盧敖之杖者舍
足下其誰耶倘于吾儒之靜道家之虛佛氏之
空合而悟焉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則文史
山川賓客之癖悉歸于無當爲書報足下以相

叩可或有日乎恐未能盡蠲耳興叔修文地下
矣往張羽王在淮曾寄詩云宴花樓上酒獨許
茂先陪不佞愛其語俊而思逸古人未嘗道今
人不能道者也誰收遺文今有梓本否乎足下
異時寄我一部林和靖高風孤山千載矣而孫
太初亦傑然物表足下可追配前聞人乎努力
崇明德皓首以爲期是故人所惓惓也足下以
爲何如又憶平生方外交無能勝公遠者或有
與公遠等或有不如公遠者倏然而訪倏然而

見犯虎溪之戒亦未可知興言及此足下當原其心而宥之昔王子猷當山陰雪夜命孤舟訪安道于剡溪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有不必見戴者古人之高如此足下于不佞似之矣謹此布區區聊當一面

報余見田方伯書

門下讀禮東還鄙悰未申乃手書飛錫如面清光世有好蔽美而嫉妬者乎塗西施之面誣屈平之醉無損夜光增價連城耳努力節哀以襄

大事

報莫公遠山人書

公遠別久且遠顧不面不佞似為欠事不佞請以匡廬代之昔白樂天愛此山竒秀故卜草堂居焉其遺址存否幸一訪之王敬美向不佞誇其遊三疊泉在絕頂古今人未探之竒公遠老而健賈勇而登寓書報不佞異日兩人與王子晤可作咲柄耳

報范凝宇檢討書

二酉園尺牘 卷之三 五
往在閩中聞執事讀書中秘曾寓尺素賀之而
執事還嘉州矣大都前書言館職之美非徒以
文翰爲工而相業之顯如楊文忠趙文肅皆蜀
之前聞人也殷殷然屬之執事而執事令問洪
休優游于天祿石渠之上矣不佞遠在江湖聞
之欣慰有百倍恒情者因憶蜀中山水甲于中
原而凌雲一寺又介于三峨三巖之間蘇子所
謂萬戶侯之封韓荊州之見無以博之乃靈秀
之氣悉鍾于執事而文辭典贍行履修潔東觀

之英北門之選得執事而比隆前代矣王子醇
吉士相繼而起在執事如峨眉之秀拔在王子
如嘉江之浩渺乃高山流水之調聞而賞音者
有鍾期焉不佞竊有私慶矣

報白省菴吏部書

往明公以文章魁三晉不佞曾誦而服焉善乎
子厚之語晉也太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
大陸靡之雄深渾厚之氣鍾于明公而明公發
於文辭頃者明公借重天曹寰中善類有喜色

而相告所謂鳳凰出而百鳥和鳴神龍翔而鱗鯉群沸者又非三晉所可得而專者况不佞神交素定通家誼切其欽仰欣慕之私有出于尋常萬萬者乎便中謹此布悃

報申玄渚車駕書

太公司鼎補袞海內享和平之休

主上彰昭登之績真千載一時也明公起而紹之盛德洪伐橫被六合卽靈山之鏤燕然之銘無以踰焉商室伊陟漢家韋玄成質之明公可

謂重光相業矣不佞景慕素切神交久定兼之兒瑩叨附驥尾誼在通家卽江湖遠吏不敢自外于有道之門也

報沈龍江大宗伯書

使還得門下報書惓惓于不佞二十年曲江之雅完好如金石乃知大君子之相度休休師師何所不容不佞感淪于骨矣承示建儲已定雖母愛者子抱而聖明亦無他意所謂肅肅王命惟仲山甫將之者也前題尊公畫竹詩敝帚之

詞致之雲霄已覺汗愧而門下又索之無已乎
閩中葉冊及未領教謹以舊作書一卷呈上

報曾三甫司空書

前遣小价奉候起居于陽春臺左乃不數日馬
生至矣誦扇頭詩所謂滕王閣上人如玉爲道
湘壘難已平不知淚之淫淫下也尊教云見明
卿集而不見玉叔集若以爲雙璧不知吳先生
詩工于謫居富于山居天之所以庸玉于成者
也不佞何敢望焉往與任少海學士談詩渠云

唐世敦尚辭華儒臣以能詩供奉稱旨者籍籍
相望更歷開元長慶隱顯數百家中間稱雄藝
苑纔一兩人耳然且奔播瞿峽長流夜郎了無
著足處詩顧有窮人者其言頗達足下山居事
柄正在其手旣工而富可與明卿對壘且京山
李本寧安陸劉長欽麻城丘謙之雖所造不同
要之裨于雅道不佞以爲數年之後當與興國
足下及二三子共爲楚盟自太和衡山之外或
泛郎官湖下烏林赤壁或登仲宣樓尋桃花源

或過莫愁村訪鹿門洞或登岳陽樓問愚溪浯
溪良辰美景彼此訂約周而復始近者二三百
里遠者五六百里間各出著作舒嘯一番王稚
欽所謂良史蓄于潛夫楚才協乎古稱不亦快
事哉昔前輩諸老與先職方公雖馳聲藝林有
光于山川而合併無期未有張楚者願足下努
力爲之掃徑待不佞移書報二三子可也

二酉園尺牘卷之十三

終



